

河东风物

河东年俗里的烟火与传承

□牛智贤

大河之东的运城，古称河东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这里的春节，从腊月二十三（俗称小年）灶香点燃，到正月十五元宵社火落幕，每一项习俗都像黄河水一样，以千百年不变的节奏奔涌至今。这些代代相传的仪式，不是呆板的规矩，而是刻在河东人骨子里的生活模样，藏着对天地的敬畏、对家族的眷恋，还有对日子热望。

腊月二十三祭灶，是河东年的开篇。农家厨房的灶台旁，大多供奉着灶王爷的神位，红纸上的神像虽简易，却承载着一家人的心愿。河东人说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“家宅监察官”，腊月二十三要上天述职，所以这日的祭品必须有糜子做的糖瓜，黏黏的饴糖既能甜灶王的嘴，也盼他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夏县一带，祭灶时还要蒸灶饽，每人一个，意为让老天爷清点人口，确保全家团圆。更有意思的是各地避邪的讲究，稷山在锅台放烧红的炭，闻喜往笼盖上浇冷水，垣曲干脆在锅里摆上枣刺，这些看似古怪的举动，实则是古人对平安的朴素祈愿。如今生活好了，糖瓜不再是稀罕物，但主妇们仍会在这天精心准备祭品，不是迷信神佛，而是借着这个仪式，让家人明白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”，也为忙碌的年节拉开温馨的序幕。

祭灶之后，家家户户就开始“扫厦”，也就是大扫除。河东人说“腊月二十五，家家扫尘土”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打扫卫生，而是要“拂去一年尘埃，迎接新年福气”。过去农村院落大，家具器物多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炕席下、房梁上、墙角根，都要扫得干干净净，连碗筷器皿也要洗刷得锃亮。这种习俗早在《梦粱录》中就有记载，“不论贫富，俱洒扫门闾，去尘秽，净庭户”，流传至今，已成为河东人爱清洁、讲条理的文化共识。闻喜农村，常有老人扫房时特意用柏树枝扎成扫帚，说柏枝辟邪，扫过的屋子来年无灾无病。其



▲蒸花馍
(资料图片)

实哪是柏枝有灵，不过是借着这场大扫除，除旧布新，让家里焕发生机，也让全家人在协作中凝聚起过年的期盼。

蒸花馍是河东妇女的“手艺比拼”，也是年节里最动人的烟火气。从腊月下旬开始，农村的灶台就忙了起来，面粉加水发酵，经主妇们巧手揉捏、塑形、点缀，变成枣山、金钱罐、织梭、馄饨馍等各式各样的花馍。枣山要层层叠叠，上面缀满红枣，既是灶神的“宝座”，也寓意日子红红火火；金钱罐捏得圆鼓鼓，上面刻着纹路，盼着来年财源滚滚；给孩子的虎头馍，眉眼灵动，希望孩子健康壮实。河东人评价媳妇能干与否，花馍的好坏是重要标准，所以女人们都拿出看家本领，有的用梳子压出花纹，有的用红豆做眼睛，把对生活的热爱都揉进了面团里。先前，这些花馍不仅是吃食，更是走亲访友的礼物，正月里女儿回娘家、晚辈拜长辈，提着一篮精致的花馍，比任何贵重礼品都更显诚心。如今城里的年轻人大多不会蒸花馍了，但每到过年，总会托农村的亲戚捎几个，咬一口松软香甜的花馍，就尝到了小时候的年味，也感受到了代代相传的手艺匠心。

除夕这天，河东年俗达到了高潮。下午家家户户扫净庭院，开始贴春联，这是孩子们大显身手时刻。虽然商店里的春联琳琅满目，但不少家庭仍要孩子亲手书写，既检验学业，也传承“耕读并重”的家

风。写春联不能墨守成规，要结合自家情况有感而发。院子里的树木、车辆，室内衣柜、水缸、面缸，甚至风箱上、大门外，都要贴四字吉利条，“根深叶茂”“四季平安”“清水长流”“出门见喜”，字字都是对生活的美好期许。贴完春联，就是鸣炮接神，把灶王爷、土地爷、财神爷和祖先请回家，供上饺子、熟肉、糖果，孩子们磕头时偷偷瞄着祭品，心里盼着快点开饭。

除夕夜的守岁，是全家团圆的重头戏。过去没有春晚，一家人围坐在炕头，母亲忙着准备年夜饭，父亲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，炉火映着家人的笑脸。凌晨三四时，要在院子里点燃柏树枝搭成的架火，柏香四溢，鞭炮齐鸣，既能驱邪避凶，又能营造浓浓的年味儿。吃年夜饭前，必先敬神祭祖，每人要吃一小截生葱，讨“聪明伶俐”的吉利。饭桌上，父母会总结一年的收获，叮嘱孩子们好好做事，简单的话语里充满期待。守岁时还有不少忌讳，不能扫地，不能往外倒水，因为河东方言“水”和“福”同音，怕把福气倒走。如今生活节奏快了，打拼了一年的年轻人大多熬不了夜，但围坐一起，吃团圆饭的习俗没变，那份对家人的牵挂、对新年的期盼，始终温暖着每个人的心。

正月初一的拜年，是河东年俗的温情延续。天不亮就要起床，穿上新衣，长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或多或少，都是满满的疼爱。成年男子要挑着水桶去井台

“担福”，挑回的水越多，寓意来年福气越旺。拜年要按辈分来，先去有祖先牌位的长辈家上香磕头，再挨家挨户给族里的长辈拜年，见面道一声“新年好”，长辈回赠糖果，欢声笑语满街巷。河东有个规矩，初一不去外婆舅家，要等到初二以后，这是讲究先凝聚本家亲情，再联络外戚情谊。在芮城农村，拜年时还要跨旺火，柏树枝燃起的火焰噼啪作响，人们依次跨过，祈求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、无病无灾。这种走亲串户的拜年方式，让分散在各地的亲人重新聚在一起，聊聊近况，增进感情，也让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延续。

除了这些普遍的习俗，河东各地还有独特的年俗风情。盐湖景区的非遗打铁花，高温铁花飞溅如流星，“火树银花”的景象震撼人心；芮城县匡河村、永济市长旺村的“背冰亮膘”表演，汉子们头裹长绸、背负冰块，展示着黄河儿女的剽悍，祈福风调雨顺；国家级非遗“高跷走兽”，艺人将人与兽巧妙组合，演绎着上古神话，气势轩昂。这些热闹的社火活动，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，更展现了河东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河东年俗看似繁琐，实则有其深刻的内涵。祭灶是敬天惜粮，扫厦是除旧布新，蒸花馍是匠心传承，贴春联是文化坚守，守岁是家庭团圆，拜年是亲情维系。这些习俗历经千年而不衰，因为它们扎根于生活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维系着家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传承。如今时代在变，年俗也在悄然蜕变，比如手写春联少了，门神免了，电子红包多了；守岁的人少了，旅游过年的人多了，但不变的是那份对年的期盼、对家的眷恋。

河东年俗，是黄河文化的活化石，是河东人共同的文化记忆。它像一根无形的纽带，将过去与现在、个人与家族、传统与现代紧紧相连。在这些烟火气十足的习俗里，我们看到了河东人的勤劳、善良、孝顺与智慧，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文化感言

一场走心的文化实践

□解国栋

看到运城“书春送福”活动火热进行，心中暖流涌动，亦深受启发。市楹联学会倡导的这场以“我家春联我来写”为号召的全民笔墨行动，不仅是一场文化的回归，更是一次精神的扎根。

当印刷春联日益普及，手写的温度似乎渐行渐远。而运城此番“井喷式”的书春热潮，恰恰以最质朴的方式，让笔墨重新接触红纸，让家家户户在横竖撇捺间，触摸到汉字的气韵与春联的律动。这不只是写一副对联，更是写下一段文化的自觉——每一个人，都能成为传统的接续者。

“我家春联我来写”，这简单的七个字，背后是“我的春节我做主”的文化自信。从书法名家的示范，到稚童少年的习作，再到普通市民的初次提笔，每一副手写春联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故事、一份真切的心愿。春联不再只是门楣上的装饰，而是情感的表达、家风的载体，是真正属于“我”和“我们家”的新春仪式。

从市县联动到村镇深入，从文化广场到农家院落，这场活动构建起一张覆盖城乡的文化传播网。它让楹联走出展厅、走进生活，让非遗不再遥远，而是可参与、可学习、可运用的日常。尤其“写、学、用”相结合的创新模式，不仅送出祝福，更播下文化的种子——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传承。

在快节奏的当下，能静心提笔书写一副春联，本身即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。运城这场活动，以传统为纽带，联结起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人们，共同营造出一种“慢下来、写进去”的文化氛围。这正是文化自信最生动的写照——传统不旧，恰恰能点燃今天的生活热情。

墨香沁脾，联韵润心。运城的实践告诉我们：文化的生命力，不在于保存，而在于激活；传统的延续，不依赖观望，而取决于每个人的参与。愿这般“我家春联我来写”的春风，吹得更远、更久，让更多人在笔墨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与新春喜悦。

河东记忆

柳宗元之父柳镇二三事

□张新闻

柳镇是柳宗元的父亲，因儿子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，他的事迹反倒少为人知。但柳镇的刚正品格与清白家风，深深影响了柳宗元的为人处世与为官理政，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提及“嗣家风之清白，绍遗训于儒素”，字里行间满是对父亲与家族传承的尊崇。

柳镇出身河东柳氏，这一家族自南北朝起便是北方望族，唐代初年仍有人位居宰相，只是到他这一辈已家道中落。他虽仕途多舛，官职不高，却学识渊博，能诗善文且精通儒家经典，更以刚正不阿的品性闻名。早年，柳镇在晋州（今山西临汾一带）任录事参军。当时安史之乱初平，不少地方官出身武将，他的上司晋州刺史便是郭子仪军中旧部，此人缺少文化、脾气粗暴，常任意打人、杀人，府衙中无人敢与之抗衡。有一次，眼见一位无辜者即将被刺史打死，柳镇挺身而出，用身体护住受刑人，公开反对刺史施暴。即便刺史怒掀公案、折断座席，他也毫不退让。最终，柳镇因得罪上司遭贬，却始终坚守正义，未曾动摇。公元789年，50岁的柳镇调任殿中侍御史，这是御史台的监察小官，官阶仅为从七品上。上任伊始，他便遇上了棘手的卢岳遗产案。陕虢观察使卢岳死后，其妾裴氏所生之子本应分得一份遗产，却被卢妻意图独吞，裴氏无奈上诉。此案背后牵涉两大权贵：一位是柳镇的顶头上司御史中丞卢怡，

另一位是当朝宰相、唐德宗宠臣窦参。此前主持审理的侍御史穆赞因不愿袒护卢妻，遭二人捏造受贿罪名入狱，其弟击鼓鸣冤后，朝廷才决定重新审理，交由柳镇会同刑部、大理寺官员协同办理。面对权势威压，柳镇大义凛然，不顾无理干涉，将实情密奏皇帝，既公正分割了卢岳遗产，也为穆赞平反了冤案。此举触怒了权臣窦参，一年后他便找借口将柳镇贬至长江三峡旁的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任司马。17岁的柳宗元送父亲出长安，一路相伴近百里至蓝田县城，父子依依惜别。面对冤屈，刚强的柳镇只对儿子说了一句“吾目无泪”，彰显了宁折不弯的品格。两年后，奸相窦参被贬，朝廷为柳镇平反，诏书中以“守正为心，疾恶不惧”高度赞誉他的操守。公元793年，21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。当时科举常有营私舞弊之事，唐德宗特意查问是否有官僚子弟通过不正当手段录取，当得知新科进士柳宗元是柳镇之子时，皇帝感叹道：“是那个反抗奸臣窦参的人么？我知道他肯定不会为儿子钻营求举的。”柳镇的刚直之名，竟已传遍朝野，连皇帝都铭记于心。

柳镇面对强权敢为弱者发声、遭遇陷害仍坚守原则、秉持公心不为子女谋私的种种事迹，为柳宗元树立了人生标杆，也让柳氏清白家风得以传承延续。